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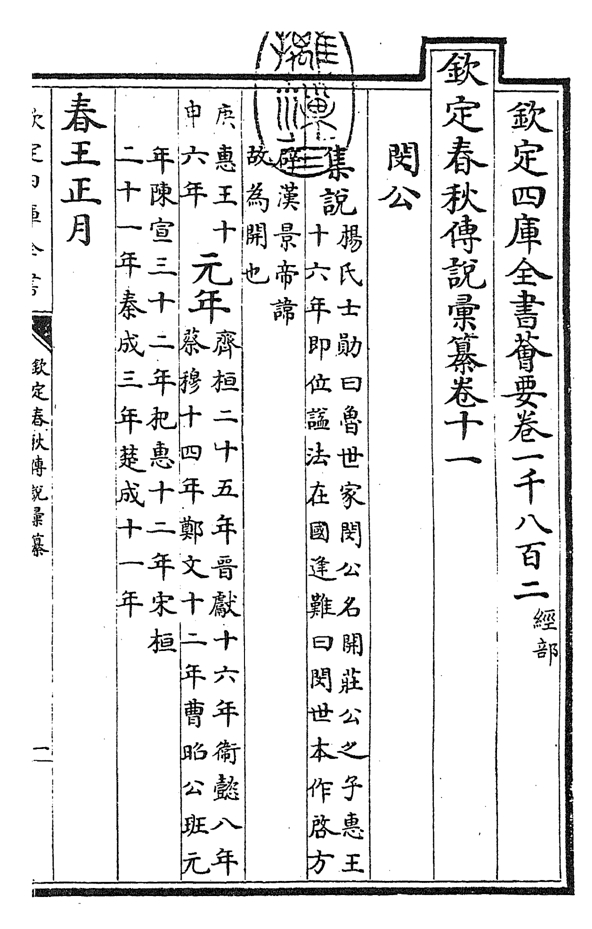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彙纂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二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十一

閔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世本作啓方故漢景帝諱為開也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集說　啖氏助曰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也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妄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弒般欲取

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使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探其情乎　孫氏覺曰人君即位國家之大事也雖在危亂不過禮有不具耳不應因亂遂廢其禮也公穀之說皆是　朱子語類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張氏洽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案公穀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啖氏助釋之以為廢即位之禮是也朱子謂君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其意與公穀互相發明莊元年辨之詳矣僖不書即位亦同

齊人救邢

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穀梁 善救邢也

胡傳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集說 孫氏復曰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 王氏葆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

也案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張氏洽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興之論語功歸管仲蓋管仲發其端也

汪氏克寬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鬭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余氏光曰齊人救邢說者猶以書人為譏桓公未力於救患此則求之過深而反失之也桓公量狄勢之强弱不自往救遣人救之春秋據實而書又何疑焉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集說汪氏克寛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葢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落姑杜注齊地在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界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穀梁 盟納季子也

集說 陳氏傅良曰閔公盟齊桓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 吳氏澂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八歲爾孰能奉之出會伯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名諸陳而閔公次於郎以待之若不敢背伯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程氏端學曰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爾故既盟而季子來

歸 卓氏爾康曰趙子常謂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是時閔公八歲耳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魯之世臣有如衛石碏者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深得當時事情但哀姜慶父事與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於内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奔陳蓋有所托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於齊
桓耳

案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為請復季子孰請之耶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既不欲請閔公又不能請故陳氏傅良謂國人為之吳氏澂謂國之世臣為之卓氏爾康以為陳方為齊所厚季友援陳人以請齊桓於情事亦合故竝存之

季子來歸

左傳 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 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胡傳 桒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没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隠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

者謂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集說

杜氏預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　范氏甯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内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陸氏淳曰趙氏云不言至與乎見執也啖氏云不言歸自陳齊命也又曰淳聞於師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遁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

不遠道也　程子曰莊公既薨子般被弒國人方危而慶父未討公子友賢而在外國人思得以安社稷故公為落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朱子語類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理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陳氏傅良曰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張氏洽曰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

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家氏鉉翁曰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　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著者也　王氏元杰曰季子之忠魯國之安危所繫易蹇九三之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程子曰三以剛居正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言歸之辭也春秋為賢者諱不書出奔欲旌其賢來歸書字聖人之情見矣　汪氏克寛曰朱子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　陳氏際泰曰來歸喜辭亦緩辭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辭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案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

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集說 啖氏助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案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陸氏淳曰趙氏云非有成命也故不言使非有專也故但曰來　劉氏敞曰仲孫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桓公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待焉交譏之又曰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胡氏寧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

之衷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
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
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陳氏傅良曰
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
落姑之盟嘗請於齊侯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
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惘然使人以覘魯曰是
可取乎桓公伯　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
事所以病桓也　張氏洽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
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
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
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為
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呂氏大圭曰
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而罪自見矣　李氏廉曰春
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
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
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

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又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無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馬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　霍杜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今山西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有霍城古霍國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年衛懿九年蔡穆十五年鄭文十三年曹昭二年陳宣三十三年杞惠十三年宋桓二十二年秦成四年楚成十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杜注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集說何氏休曰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　杜氏預曰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啖氏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　家氏鉉

翁曰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彊其所不欲之辭也　程氏端學曰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　汪氏克寬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鄣遷陽則不絶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繼絶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卓氏爾康曰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界於宋魯魯侯侵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閒魯亂不假疆場之事遷人附庸以自封殖異於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附録左傳　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大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

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集說　何氏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據禘於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宮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　杜氏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莊公喪制

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劉氏敞曰禘非禮也吉禘亦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　高氏閌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　葉氏夢得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　朱子論語集注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又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大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又曰程

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並羣廟之主皆祭
之祫則止自始祖以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
之說恐不然　張氏洽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
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
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
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
父樂哀謀簒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楊氏復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
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
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
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
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用之
於莊公又禘於大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吳
氏澂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
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　李氏
廉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大廟皆失禮

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吾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至於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辨甚明又案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汪

氏充寬曰公羊文二祫祭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令案公羊言大祫之禮曾子問乃時祫之禮　王氏錫爵曰禘禮當行于大廟令禘于莊公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禮樂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　賀氏仲軾曰禘吉禮故言吉禘禘他日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對喪言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

公羊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

穀梁不地故也

胡傳案左氏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月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集說孫氏復曰不言慶父弒者内諱弒故弒君之賊皆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同　劉氏敞曰公薨何以不地弒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又曰杜氏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以示於朝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左氏以崔杼殺齊太史為虐是史不當諱國惡也齊晉皆大國史官皆良士見稱於聖賢以不諱國惡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也又曰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又曰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

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毋葬子何足為義乎　陳氏傅良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於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衰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張氏洽曰凡人發其祖父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言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鄭氏玉曰弒君之賊討則書葬慶父雖縊不以賊討猶不討也　汪氏克寬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弒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

況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薨之後鈇鉞之誅顯然於筆削之間矣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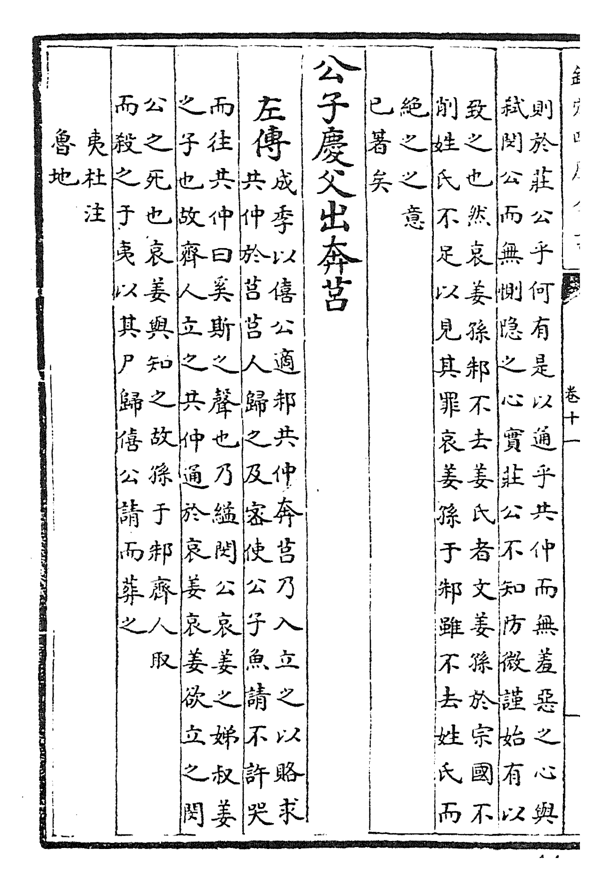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

穀梁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胡傳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親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

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集說 何氏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於出奔貶之者為内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 孔氏穎達曰賈服之説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 陳氏傅良曰文姜係于齊絕不稱姜氏此其稱姜氏何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 吳氏澂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盖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汪氏克寛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很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盖哀姜習聞文姜淫妓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



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弑閔公而無惻隠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絶之之意已著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夷杜注魯地

穀梁 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集說 趙氏匡曰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感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　陸氏淳曰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案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　孫氏復曰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　蘇氏轍曰叔牙之死也曰公子牙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不見故可以言卒也慶父之罪見於出奔矣不可復卒也　高氏閌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者　陳氏傳良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伏賊之責也　張氏洽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

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别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李氏廉曰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又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弒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讐曷報乎 汪氏克寛曰慶父繼弒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寘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犖卜齮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黿蒙曲阜之衆無石碏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

不奔爾然魯人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忘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玆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絶之歟　邵氏寶曰魯無弑非無弑也凡弑曰薨或曰卒魯無殺非無殺也凡殺曰刺或曰卒魯無出非無出也凡出曰孫或曰如為國諱禮也

案季友内執魯政外有齊援閔公被弑既不能救又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討胡傳以為譏失賊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速之幾為季子解則失討賊之義矣恐非經旨

附錄左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

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 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胡傳 子者男子之美稱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無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

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集說 杜氏預曰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范氏甯曰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　孔氏穎達曰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竝為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為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也義與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楚子使義同　劉氏敞曰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

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當是時齊無君丈不没公即魯無君何故没齊侯哉又曰齊桓公藹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李氏廉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甚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

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汪氏克寬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於魯爾又曰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定難而存魯國臣完服義而從中國皆美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襃貶不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觀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滎澤杜注當在河北與鄭州之滎澤不同　共滕杜注衛別邑　曹杜注衛下邑孔疏云當在河東近楚丘也

胡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説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集說范氏甯曰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為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

桓公不能救故為之諱　孫氏覺曰案左氏載狄人伐衛之事以為衛滅而遷都也然春秋但書曰入者蓋狄雖廹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　楊氏時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陳氏傅良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張氏洽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貫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纔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寡則滅可不戒哉　汪氏克寬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

不能攘狄故為之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葢桓公始雖不能却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絶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案狄入衛范氏甯陳氏傅良與孫氏覺各主一説汪氏克寛兼株而折其中情理俱合甚得經旨當為正解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胡傳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之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

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 高氏閌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 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爾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且棄其民乎 陳氏傅良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大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張氏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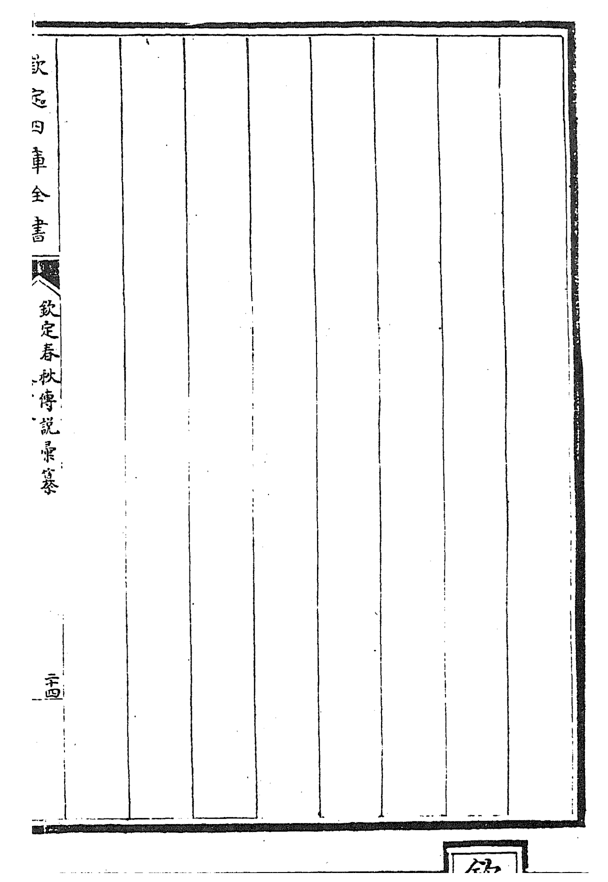
曰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葢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闗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 吴氏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闘之事而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汪氏克寛曰左氏不言禦狄葢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實無却狄之志也又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髠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爾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馬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一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十二

僖公

集說楊氏士勛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集說何氏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劉氏敞曰左傳曰不稱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弒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靡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又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案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穀梁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胡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集說范氏甯曰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　孔氏穎達曰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爾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　啖氏

助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下書次雍榆罪叔孫之慢命也　趙氏匡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案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　劉氏敞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譏何譏爾次于聶北救邢言以為名而已矣非救人之道也又曰穀梁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　程子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

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高氏閌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著其救難不速也　陳氏傳良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　張氏洽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黄氏仲炎曰邢有狄患三年矣齊嘗一救邢之不足以退狄師也至此再救之以三國之師沛然有餘力矣而猶待於聶北之次邢不勝困以遷其國然後城之此謂不誠於救者也不誠於救而不得不救者孟子所謂假仁者也　家氏鉉翁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

没其實也　吳氏澂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於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鄭氏玉曰曹伯公穀作曹師以下文城邢書曹師則此當從公穀　李氏廉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微齊侯皆非　汪氏克寬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案春秋據事直書釋經者因文考實以見褒貶之意若文既不與何由知其實與乎公羊謂實與而文不

與者非也楚丘緣陵亦同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夷儀杜注邢地今直隷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俗譌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集說　何氏休曰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為衛所滅是也孔氏穎達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

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强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陳氏傅良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書曰某人遷某某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于某罪遷者也以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張氏洽曰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邢鄑郚陽宿之逼遷强取者不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 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傳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予列國衰微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興之者權

集說 高氏閌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救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張氏洽曰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故再敘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吳氏澂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

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汪氏克寬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胡傳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名而殺之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

侯
也
集說陸氏淳曰淳聞于師曰哀姜之醜行亦已甚矣齊為霸主安得而捨之書曰齊人以歸所以為桓公諱也　高氏閌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　胡氏寧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於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　張氏洽曰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吳氏澂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魯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適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

同　汪氏克寬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爾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為已甚然先儒謂武后篡唐唐之臣子猶當廢為庶人而戮之況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金氏賢曰哀姜與弑二君幾於亡國罪大惡極齊桓誅之于夷是也而以其尸歸於齊非也齊桓以其尸歸于齊此魯僖之所以請也魯僖之請子無讎母之義似也然夫人得罪宗社義所不

容絕而不請是能權恩義之輕重而歸之以正也齊桓即其死所以葬之勿許魯請是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今誅于夷而復歸於齊因魯請而遂致於魯使已絕之人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紊而大義乖矣 陳氏際泰曰哀姜之罪降於文姜而哀姜不免焉桓何以獨寬於前也曰方經營之初而未之遑也

楚人伐鄭荊始書楚

左傳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

集說 杜氏預曰荊始改號曰楚 孔氏穎達曰此前常呼為荊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

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　孫氏復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　張氏洽曰荆至是稱楚者盖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驕驕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改號曰楚自此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減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没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汪氏克寛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之此稱人則以為驕強何也盖來聘嘉其慕義故曰進之侵伐著其陵暴故曰浸強也　趙氏恒曰此荆稱楚人之始稱楚其自改也人則春秋人之前乎此者舉號以

為常中間雖或稱人乃因其慕義而進之也自此稱人以為常常無復舉號矣又其後稱子以為常中間稱人乃貶辭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勑呈反公作朾

檉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犖城即檉城也

左傳　盟于犖謀救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犖犖即檉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其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張氏洽曰今案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家氏鉉翁曰經言其會傳言其

盟其會也謀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召陵之師權輿於此　陳氏深曰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强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敗必邁反偃公作纓　偃當在山東兗州府費縣南

左傳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杜注邾地服虔以為魯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界

胡傳　桯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馬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桯又敗邾師于偃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集說　高氏閌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張氏洽曰方是時楚人

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徼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政刑矣齊桓新拊存魯國而擅興師之罪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心矣書敗邾于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　家氏鉉翁曰繼檉之會而書公敗邾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　季氏本曰偃邾地魯兵至邾敗其出禦之師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敗必邁反酈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挐女居女加二切　酈杜注魯地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也其地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境

公羊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傳 案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反舍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

求賂乎魯魯人弗興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銲止銳諭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集説 孔氏穎達曰傳言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之臣為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挐則是為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鄭詹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耶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賤者亦何可嘉而春秋説正法書之乎 蘇氏轍曰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高氏閌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

師詐戰以毒鄰國無罪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所以深責之也獲挐所以絶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陳氏傅良曰慶父弑君之賊也莒人納焉賂而後歸之魯於是敗其師獲挐而魯之内難始定　趙氏與權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擅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　李氏廉曰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貴始此　汪氏克寛曰左氏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爾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　季氏本曰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獲必兼言之師與大夫敵也　邵氏寳曰俘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魁曰獲在醜曰俘執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

會曰執在陳曰獲　王氏錫爵曰自此貴擅之季友而私門之强逆莫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曰隆其爵秩而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

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胡傳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

集說　何氏休曰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録之　杜氏預曰僖公

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旣殺哀姜以其尸歸絶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　孔氏穎達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絶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公羊傳曰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為重　孫氏復曰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　劉氏敞曰杜氏曰不稱姜闕文非也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邪穀梁曰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又曰哀姜與乎亂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

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

蘇氏轍曰不稱姜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為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

高氏閌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張氏洽曰案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

王氏元杰曰哀姜帷箔不飾與弒二君大義已絕不可入廟魯不當請齊亦不當歸也齊以大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絕於前而請於後魯之過也誅於始而歸於終齊之失也

李氏廉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

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案夫人書氏不稱姓貶哀姜也哀姜之貶不於孫邾者罪止於殺子則子無讎母之文也不於薨者伯主之法既行則義可以止也不於葬者既請其喪不容以不葬且一貶不再貶也故獨於喪至焉貶之也公羊謂莫重於喪至則薨葬不得為輕胡傳謂不稱姓者殺於齊則何不於薨去其姓皆非經旨再考仲子成風不稱夫人正其名分也文姜哀姜不稱姓氏絕其屬籍也或則以王命之僭而正之焉或則以伯令之行而正之焉獨文姜之絕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之時而正之焉文姜之罪浮故並去氏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年晉獻十九年衛文二年蔡穆十七年鄭文十五年曹昭四年陳宣三十五年杞惠十五年宋桓二十四年秦穆二年楚成十四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丘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古楚丘城也案此楚丘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胡傳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與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說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諸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

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孫氏復曰此會檉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於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與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 劉氏敞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也又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爾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爾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

以正待人而已矣　高氏閌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於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　陳氏傅良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不以專封衛累桓公也以魯辭書之使之若諸侯同欲然　張氏洽曰案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曹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於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拯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亡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絕之大德而

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伯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呂氏大圭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書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　汪氏克寬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略之使若魯自城爾又曰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矣又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掩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

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備責之也歟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逭其責矣　卓氏爾康曰不言齊不舉諸侯第曰城楚丘者爾時齊桓公以伯命令諸侯版築畚插各自受功各自令衆諸侯奉齊之命第從本國往衛非與諸侯同行不得書諸侯也

案邢自遷而城之則是助其版築楨榦未有以見其專封也故邢書遷書城城楚丘而遷衛焉專封著矣故書城而不書遷然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則亦不與專封之意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集說 高氏閌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吳氏澂曰哀姜有罪齊桓以伯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絀母之道故僖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程氏端學曰姜氏淫逆得罪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 季氏本曰先儒皆謂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晉始見經 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屈產公羊謂屈產為地名今山西平陽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　垂棘杜注晉地　冀杜注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北十五里　顛軨杜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　鄍杜注虞邑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鄍

城

公羊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

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 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知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

塞邑猶秦有潼闗蜀有劒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侯貪而忘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為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强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為首惡此與齊國夏首圍戚義同　徐氏彦曰虢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劉氏敞曰夏陽虢之邑也其言滅何國舉也國舉矣則曷為書夏陽言虢之所以為虢者恃夏陽也且君存焉滅國多矣何為獨言乎虢之恃夏陽見非獨虢之恃夏陽也虞亦恃焉滅夏陽二國喪矣　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　高氏閌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凌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虢

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胡氏寧曰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　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滅漢者　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　張氏洽曰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又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呂氏大圭曰州吁告於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

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主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　趙氏鵬飛曰晉納賂於虞特假道而已初不會虞同伐虢也虞公利虢危從晉而要利焉則伐虢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聖人序虞為首以正其罪　家氏鉉翁曰晉滅姬姓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伯主以救伯主亦視非已責桓公知邢衛同盟當救置虞虢不問春秋於桓有責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

案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著於當時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安

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　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今山東兖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

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黄也

公羊　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胡傳　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彊馬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

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集說　杜氏預曰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張氏洽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趙氏鵬飛曰桓公之謀誠可謂遠矣北杏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摟而伐楚何患不克而必待江黄之來而謀始定何哉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諸侯之師固足以鬬其前而楚彊且銳無以拒其後則未足以制其死命故必來其與國之近於楚者俾為掎角之援則腹背受敵進不能勝退不能守尚何恃而不屈哉此桓公所以必得江黄而後伐楚也令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江黄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　趙氏與權曰楚强於

江漢若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黄介其間以弱役强聞侯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逺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為徳不終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李氏廉曰江黄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黄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汪氏克寛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黄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盖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逺者莫逺乎江黄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黄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盖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李氏本曰江黄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得江黄則師無左顧之憂矣

附録左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

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多魚杜注地名闕　桑田杜注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西二十五里稠桑驛即其地也

集說 王氏錫爵曰虢之亡固不繫於敗戎也是時下陽既失即晝地而守之其能為晉禦哉

冬十月不雨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范氏甯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孫氏

覺曰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過時不雨則加自文以别之僖公三時不雨而首時皆志者穀梁謂之閔雨僖公有恤民之心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於物春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於民也　張氏洽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趙氏鵬飛曰書不雨者二書一時不雨或累月不雨者譏其無閔雨之心也書月不雨者喜其有憂民之心也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而公不問荒於政矣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累月不雨也累數月不雨而公不知怠于政矣惟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心而閔雨也故三年六月雨亦書夫其得雨必書不雨必書則公之念民深矣

楚人侵鄭

左傳 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集說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家氏鉉翁曰會于檉謀救鄭楚人比歲侵鄭而師不出何哉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以伐楚為先務可謂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為譏矜其難也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

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年衛文三年蔡穆十八年鄭文十六年曹昭五年陳宣三十六年杞惠十六年宋桓二十五年秦穆三年楚成十五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歴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案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集說杜氏預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范氏甯曰閔憂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　高氏閌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　張氏洽曰愚案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令之十一月四月令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汪氏克寛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防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

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閒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葬

舒杜注舒國廬江舒縣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

集說劉氏敞曰舒者何附庸之國也杜氏例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非也成國重於附庸附庸

重於都邑春秋凡記禍亂宜分別此三等之異知其罪有大小輕重淺深者也今顧不然反為不道者記師行難易而已何益於褒貶哉又曰公羊云易也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乎　孫氏覺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屬徐也　許氏翰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齊魯　趙氏鵬飛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於齊也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廬而迫近楚詩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也齊之為謀襲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其後楚疾於徐而兩伐之齊桓公為合八國之君於匡而使大夫救徐則楚之伐蓋憤徐滅其與國而桓公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也　李氏廉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　趙氏以為不絶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滅罪乎以為不絶其祀則書降書遷

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
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
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
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
秋以其效順於侯國也故
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
案徐人取舒公羊以書取為易蘇氏轍以書
人為羨文皆非也惟李氏廉會通最合經旨

六月雨

左傳　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
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公羊　其言六月雨何
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
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集說何氏休曰所以詳録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楊氏士勛曰春秋上下時雨不書非常乃録今輒書六月雨者欲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故也心喜是於民情深故特録之　劉氏敞曰不雨言不雨此其曰六月雨何樂之也憂之故樂之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又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　高氏閌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張氏洽曰得雨而

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雨而彼不書也　李氏廉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

左傳　謀伐楚也

公羊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穀梁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傳　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

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侯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集說 張氏洽曰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趙氏鵬飛曰貫之盟盟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黄也陽穀之會江黄聽命於齊為伐楚之援也江居新息而黄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南而陘近蔡楚兵至陘則二國在楚兵之後各按兵不動為掎角之勢齊與諸侯鬬其前則江也黄也躡其後今日陽穀之會受其謀也然則何為不命之於貫而復為是會耶盖貫之盟二國新至不保其無

攜也故盟以結之伐楚之謀不可泄也今伐楚之謀已集會而命之授以成算故明年遂興伐楚之師焉

李氏廉曰陽穀之會公穀胡傳皆以為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汪氏克寛曰二年楚侵鄭故又曰公羊云無障谷無貯粟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云雍泉訖糴也 金氏賢曰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萬全而後舉不敢以易也

案陽穀之會以為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則皆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故胡傳張注並主是說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檉諸侯惟宋最大江黄最遠故再為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

左傳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 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

穀梁 涖者位也

集說 何氏休曰猶曰往盟于齊涖臨也 孔氏穎達曰盟者殺牲插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曰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陸氏淳曰啖子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涖盟皆為盟而行故直以盟為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如成十一年晉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文三年公如晉乙巳及晉侯盟之類 汪氏克寛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强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

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為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 季氏本曰齊桓將伐楚恐蔡人洩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焉不限先後故不以大會書 張氏溥曰審師期也案僖方遣季友如齊則盟期未定自不得日穀梁以不日為前定者非也

楚人伐鄭

左傳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集說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鄭歲受楚兵小國何以堪之使無伯主亦必屈於楚矣於此見齊桓之伐楚有所不容緩也一失鄭則楚愈熾後欲圖之可及哉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李氏廉曰楚自莊十六

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汪氏克寛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附録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年晉獻二十一年衛文四年蔡穆十九年鄭文十七年曹昭六年陳宣三十七年杞惠十七年宋桓二十六年秦穆四年楚成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

水濱師進

次于陘

穆陵杜注齊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闗在大峴山上　無棣杜注齊境伏琛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胡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集說　何氏休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

民命生事有漸故斂則有功　孫氏復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强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遂進師次于敵境　劉氏敞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别也又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俟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俟何為不言屈完如師　啖氏曰初次之之時安知屈完來乎蘇氏轍曰楚人方强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由此觀之桓文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又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又曰諸侯有罪則

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陳氏傅良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强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簒弑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有志於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合八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張氏洽曰蔡自獻舞以來屈服於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强故可以遂伐楚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吞并之力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

謂有功矣然其興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干紀滅弦伐黃敵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　吳氏澂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衆方强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也　李氏廉曰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鄫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又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辭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自北杏之後甘心事楚齊桓侵蔡所以披楚之黨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盖亦隨事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識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識其暴其遂伐曹遂

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鄭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汪氏克寛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悲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或謂桓霸之初不能救蔡蔡之從楚實不得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僅能致蔡于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 王氏樵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罪矣舍其大而問其小仗義執言固如是乎楚大國也僭王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哉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我之服楚也亦易吁此所以為

霸者之心也　陳氏傑泰曰次陘之師不如城濮之戰有四重兵深入懸捿為客主可以逸待之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而變生二也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坐老三也楚氛甚張全師未衄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胡傳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頴川是以許男復馬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於師曰師卒於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

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　趙氏匡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於師　劉氏敞曰左氏云卒於師非也若實卒於師經何以不記耶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於師也又曰穀梁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非也書卒於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於師不足褒桓公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說文以申桓公也　高氏閌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　召陵杜注潁川縣也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

左傳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

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桓公救中國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穀梁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

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胡傳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伐楚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於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范氏甯曰屈完來盟盟桓公退於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

則桓公不得志桓為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時之使自來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欲即盟於軍齊之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來盟于師我在師也又曰淳聞於師曰楚彊國也未嘗與列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且褒完則

楚子善足見稱楚子使則屈完之義微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孫氏復曰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逆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皆稱爵焉　杜氏諤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於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蘇氏轍曰齊桓退舍以禮楚故復書曰盟于召陵言非壓也　高氏閌曰來盟者彼欲之也　張氏洽曰屈完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桓公退師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趙氏鵬飛曰楚服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為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　李氏

廬曰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又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 汪氏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僑如會及

袁僑盟雖岩服義而來會勝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而書及詞繫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判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郤克等以力屈强齊齊因戰敗而强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侯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郝氏敬曰桓公稱霸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以楚為事而心畏楚之强也故先舉蔡嘗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枚捂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托之辭恐逢彼

之怒至戰而自損也陳師以出未踐郢郊未覲楚子僅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自召陵後同盟有事未聞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如故也齊何嘗能服楚耶　張氏傳曰諸侯與大夫盟為霸諦也不稱使一則權在完一則嫌其太褻如刑人來聘之詞不盡與也

案五霸桓公為盛而桓之功莫大於攘楚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為序績諸儒多從之者朱子亦稱其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但屈完來盟其詞甚亢既盟之後楚人圍許滅弦滅黃敗徐桀驁如故而桓不能禁則穀梁所謂得志為僅者豈不信哉况春秋書法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者諦之也今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所與盟者蓋亦為諸侯諱爾故兼取穀梁而郝氏敬之說亦附見焉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左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集說 董氏仲舒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已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孫氏復曰桓公既興陳侯南服强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也 陳氏傅良曰齊侯稱人何貶也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人之是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陘伐稱君於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於執衛侯稱人 李氏廉曰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亦

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王氏樵曰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令不欲齊師反而由已齊人以為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覸再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桓再興師得其成而後已非專以濤塗也

案伐陳之役先儒皆謂濤塗誤軍道獨王氏樵以為陳貳於楚似亦有理故附存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 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集說 孫氏復曰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 程子曰齊命也 張氏洽曰左氏與公羊所傳袁濤塗

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袁濤塗之言爾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黄伐陳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諂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趙氏鵬飛曰濤塗固紿齊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能反求之身而責人之紿已紿之罪輕而犯民之罪重故齊執轅濤塗所以不得為伯討也既執其大夫又伐其國則陳有所不服蓋濤塗有罪君不與焉陳君有罪民不與焉以一濤塗虐其君而戕其民齊侯服楚而矜有不克終之漸矣故前日伐楚爵之今日執濤塗伐陳人之褒貶何容心哉視其功罪而已　吳氏澂曰時江黄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今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黄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汪氏克寛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

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二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集說　范氏甯曰楚强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　陸氏淳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羊之說非也　張氏洽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趙氏鵬飛曰伐楚而至其功大策勲於廟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　吳氏澂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程氏端學曰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李氏廉曰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

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皐鼬至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為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為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强論也又曰謝氏曰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與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爾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集說　劉氏敞曰左氏云葬之以侯者似當時臣子欲歸美君父故引許男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其實非禮何以言之許男卒於師是則可褒令卒於國不足褒也卒於師者言其圖義忘身知義不惑也已去師而歸其國則貪生徇私不知命人矣　余氏光曰郭氏曰經書許男新臣卒而傳加一師字若曰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卒於王事加二等蓋因許本男爵諡而為公遂生此曲說文五年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明年春葬許僖公宣十七年春正月許男錫我卒夏葬許昭公是二公者薨於朝會乎王事乎姑識一二於此傳之謬妄不攻自破矣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後同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傳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茂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天下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於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仲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茲叔牙子 高氏閌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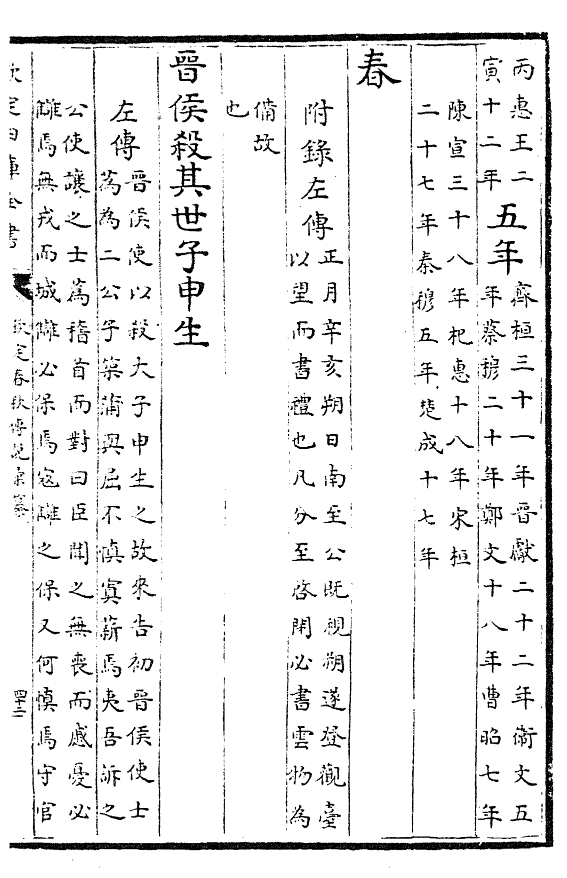
而人之則公孫兹與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　胡氏銓曰濤塗誤軍則罪止濤塗爾何至伐其國哉豈有罪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　程氏迥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爾非有判楚之暴也桓公責楚甚略罪陳甚備非道也　張氏栻曰五霸假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　陳氏傅良曰會侵未有書師師者而公孫兹書師師會救未有書師師者而公孫敖書師師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謀弑閔公而兹與敖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兹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張氏洽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

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家氏鉉翁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當桓公之初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遠近咸服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楚無亡天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　吳氏澂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荆之功一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遄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師之無名也　陳氏際泰曰春秋之世凡三變桓公之身亦凡三變盟幽以前一桓公也次陘之時一桓公也召陵之後一桓公也蓋自是桓公之志荒矣

附録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新城杜注即曲沃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是也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年晉獻二十二年衛文五年蔡穆二十年鄭文十八年曹昭七年陳宣三十八年杞惠十八年宋桓二十七年秦穆五年楚成十七年

春

附錄左傳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公羊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　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用讒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 蘇氏轍曰父子兄弟人之大倫也而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故凡殺世子母弟必稱其君且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無能殺之者是以責之君也 陳氏傳良曰大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張氏洽曰春秋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孼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可以示有國之鑑戒矣 家氏鉉翁曰申生處人道之變不死不可得也謂其受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甚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傳十

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季氏本曰凡書殺者有欲殺之心者也獻公苟無欲殺之心申生必不奔新城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説亦因父志不可回爾若果出於初心則新城必不奔矣奔而不歛則無所逃矣如此然後合於晉侯書殺之意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　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集説 何氏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范氏甯曰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孔氏穎達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來爾 孫氏復曰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 孫氏覺曰此言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

蘇氏轍曰僖公之母成風在焉則伯姬歸寧禮也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

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張氏洽曰杞伯姬來杜氏以為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歳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　吳氏澂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　公孫茲如牟娶焉

集說 杜氏預曰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　孔氏穎達曰牟是附庸之國惟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趙氏鵬飛曰玆公子牙之子前年伐陳已專兵矣今又如牟其專日熾仲孫叔孫氏之僭基於此故聖人詳記之　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與外也臧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玆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託君命以遂其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

左傳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胡傳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

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集說 范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啖氏助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孫氏復曰此桓帥諸侯致王世子于首止也不與桓致王世子使與諸侯齊列故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以尊之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高氏閌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

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陳氏傅良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俞氏臯曰及諸侯以會殊會也殊會之義有二會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抗也會吴抑之而不使其抗也 李氏廉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榖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汪氏克寛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

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内外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

附錄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

公羊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

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　范氏甯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　孔氏穎達曰此諸侯還是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為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為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

侯者為王世子不盟故也　徐氏彥曰若不言諸侯則恐世子亦與之盟故須言諸侯盟于首戴則世子不與可知　盧氏仝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　孫氏復曰不言王世子者會猶可言也盟之則甚矣王世子非諸侯可得盟也劉氏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高氏閌曰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　夫齊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　陳氏傅良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

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仇也春秋是以予桓也　張氏洽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東遷載書而不歃血歟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李氏廉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辭複以見意也又曰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略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曰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陵異蓋于

緘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緣陵為略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皋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皋鼬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　汪氏克寬曰據祝柯重丘間有興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又曰會盟同地而書辭重複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丘示威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為成而諸侯失伯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案首止之盟先儒皆與桓獨蘇氏轍以為衰世之意或遂以挾天子議桓者非也逃者匹夫之事觀下文

鄭伯不盟書逃則經之與桓無疑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穀梁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

雖悔於終病而已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興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集說　何氏休曰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

孔氏穎達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　趙氏匡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劉氏敞曰其言逃歸何去其衆也國君去其衆猶曰匹夫之行也又曰公羊曰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劉氏絢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　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鄭伯之罪也　陳氏傅良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　家氏鉉翁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金氏賢曰天王以晉楚之利誘鄭伯鄭伯動於欲而不能以義制命遂逃歸不盟不顧事理之順逆雖承王命實所以累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滅國之始　弦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軑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

左傳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道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 案安陽漢志作陽安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也　栢杜注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栢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縣西

集說 孫氏復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張氏洽曰楚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閒鄭而師師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

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黄弦同壤而黄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矣桓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列國之威而制楚之横歟故詳書以罪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案穀梁謂不日微國也非也國亡無赴告者失其日爾滅國重事豈以微國而略之乎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

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 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胡傳 虞已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集說 范氏甯曰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孔氏穎達曰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 陸氏淳曰虞公曾為三

公故謂之公　孫氏復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孫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惟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於天子故孔子從而録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

劉氏敞曰此滅也何以不言滅虞之滅於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又曰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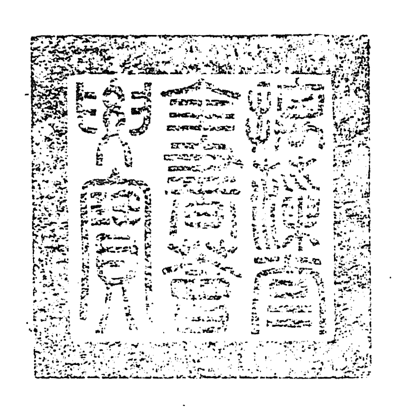
矣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褒貶進退宜以其類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書虞執其公可也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程子曰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陳氏傅良曰晉滅虞矣則其但書執何以為晉人之罪徒執其君馬爾而虞自亡也

張氏洽曰下陽二國之門户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令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獻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項氏安世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　家氏鉉翁曰虞公天子三公也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論者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　程氏端學曰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

不可掩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爾

案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然其實已滅矣故下陽虢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於滅國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俱見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